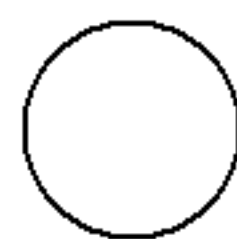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六八年第五期





封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八年第五期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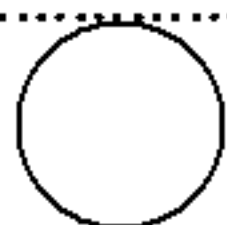
认真学习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4）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議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 毛泽东（12）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 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27）



彻底埋葬“阶级斗争熄灭论”

..... 天津三条石衡器厂工人 焦兆海 (33)

批臭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论”

..... 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 张富贵 (35)

揭穿“党内和平论”的反动实质

..... 海军某部战士 王炳贤 吕福庭 魏先德 (37)

“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

——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 (40)

一所贫下中农掌权的民办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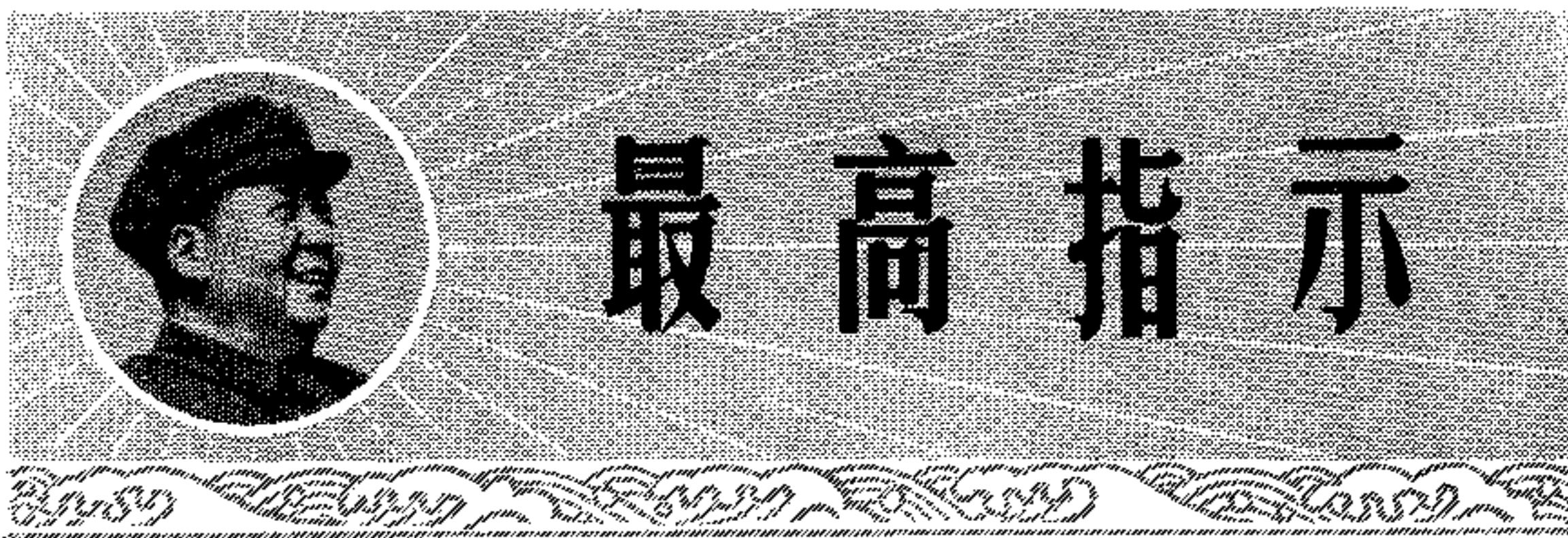
——辽宁省的调查报告..... (46)

“看不惯”与“看得惯”

..... 驻上海外国语学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 赵国华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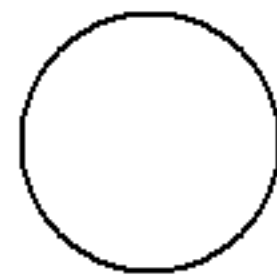
☆ 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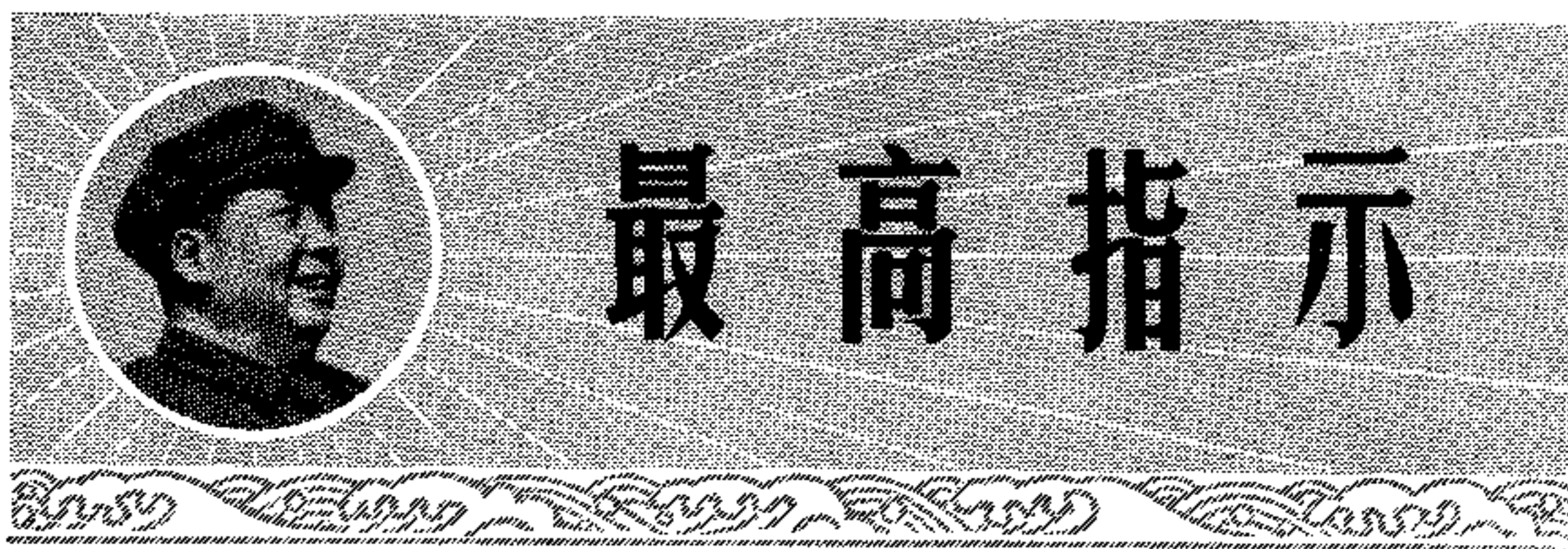




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一个路綫，一种观点，要經常
讲，反复讲。只給少数人讲
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
知道。**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争，我們决不可以輕視这些敌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这样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极大的錯誤。

认真学习两条路线 斗争的历史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重新发表的毛主席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它深刻地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分析了民主革命获得基本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是在整个过渡时期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这个伟大的革命纲领，照耀着十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学习这个报告，对于贯彻执行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对于深刻理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对于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叛党、叛国的滔天罪



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最近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指出了我们必须在群众中反复地、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使广大革命群众都能够牢牢地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觉地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错误倾向。

党内的路线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同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经历了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反复的长期的斗争。可以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刘少奇同王明一起，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妄图帮助蒋介石反动派扑灭共产党和解放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宣告投降以后，刘少奇马上跳出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路线，胡说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妄图瓦解人民解放军，



把中国送给美帝国主义，妄图继续保留蒋介石匪帮的统治，使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毛主席反对刘少奇这样一个亡国路线，号召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行新的人民大革命，举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而坚决斗争。毛主席这条路线的光辉胜利，诞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人民大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极其剧烈的斗争。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指出了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在各个环节上的根本分歧，指出国内的基本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要永远密切联系群众。报告指出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具体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了极其明确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

革命的转折关头，最能够识别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很快跑到天津，同资产阶级打得火热，大肆叫嚣中国资本家“太少”，工人阶级“不可靠”，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妄图抹杀在民主革命阶段基本结束之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鼓吹什么资本家“剥削有功”，疯狂地反对农业合作化，拚命地反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恰恰证明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忠实奴才。

毛主席指出：“**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洞察力，预见到这十九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总纲。经过了这十九年的实践，再回过头去读毛主席这段指示，感到无比的亲切，就好象是针对我们当前的斗争讲的一样。十九年的历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继续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



文化斗争的历史。斗争的中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政权问题，而围绕着政权问题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承认或者否认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是支持或者镇压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刘少奇这个反革命分子及其同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十多年来，在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上，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在同帝、修、反作斗争的问题上，在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各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刘少奇及其一伙党内的走资派，都曾经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从右的方面或以形“左”实右的形式，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拚死的斗争”。刘少奇同他一伙党内的走资派，散布了整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妄图阻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妄图使我国从社会主义道路大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在城市，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依靠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鼓吹修正主义的阶级合作论，并且利用资产阶级在文化部门的优势，搜罗了一批叛徒特务，疯狂地在文化领域中向无产阶级进行反革命的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在农村，他们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路线没有得逞，随后就



来一个所谓“大砍合作社”；他们的“大砍”阴谋被毛主席的路线粉碎以后，就又等待时机，制造借口，妄图扼杀社会主义的果实，瓦解集体经济，大倒退为所谓“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他们妄图实行的这种大倒退，只能是大倒退到旧中国最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很清楚，刘少奇及其同伙否认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是为了建立一个支持地主、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派残酷无情地镇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反革命理论根据的需要。

每当这种阶级斗争转折关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就象照妖镜一样照出了这群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面貌，使我们头脑清醒起来。我们需要认真重温这些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把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批臭，批透，清除它的毒素，同时从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中吸取历史教训，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长期斗争的大决战。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撕下了刘少奇伪装革命的画皮，宣告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全国军民按照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指引的革命航向，经过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了，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伙挖出来了，把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摧垮了。



阶级斗争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总是要登台表演，抛出他们的反动路线。要他们不表演是不可能的。刘少奇也不例外。不管毛主席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他，不管他的阴谋怎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击败，他总是不死心的，总是要反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规定的路线的，总是不会违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个逻辑的。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力量。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无敌的，叛徒刘少奇终究逃脱不了彻底垮台的命运。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从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到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这就是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贯串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条红线。

回顾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和革命人民群众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奠定了基础的、后来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

毛主席在当时就向广大革命干部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



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对革命干部是何等爱护啊！毛主席指出要“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以后完全为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证实。在当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大家都要重温毛主席这个指示，吸取极大的教益，唤起我们高度的革命警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切革命的同志们，千万不可忘记毛主席这个教导。

我们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充分利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这个反面教员，继续深入地展开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认真地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学好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进一步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武装起来，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应当清醒地看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务必把它搞好、搞彻底。在这种学习、斗争、批判和改革中，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毛主席许多其他重要著作，就是我们最好的教材，最好的指南，最好的武器。

让我们在全国更深入地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运动！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

—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



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

-
- *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里，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实



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

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左”右偏向，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毛泽东同志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所有这些，都使这个文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具有伟大意义。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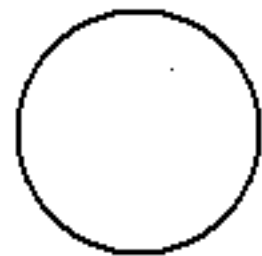
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



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



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



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



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



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



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



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



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



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



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



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 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 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于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覆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



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



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



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拚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彻底埋葬“阶级斗争熄灭论”

天津三条石衡器厂工人 焦兆海

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公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字字句句都说到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坎上，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全会决定，把刘少奇这个工人阶级的死敌永远开除出党，撤消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表达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心愿，给我们清除了一个最大的祸害，真是大快人心。这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得好啊！

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一个普通的工人党员，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伟大和正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资本家“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他们也可以“入党”了。一句话，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没有了。

我们工人阶级从自己解放前被剥削、被压迫的亲身体会中，从解放后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完全懂得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在旧社会，天津三条石是工人的一座活地狱。无数徒工一进工厂就被迫立下了“卖身契”，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折磨。无数工人在反动资本家的皮鞭下，在阴暗破旧的翻砂棚里，在简陋笨重的机器旁，没有黑夜白日地受资本家的压榨，“早晨五更起，半夜一点睡，深更半夜抡大锤”。在三条石，不知有多少我们的阶级弟兄被榨干了筋血，被赶出了工厂！不知有多少我们的阶级弟兄被活活冻饿而死！



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们三条石的工人从活地狱里解放了出来。旧社会的牛马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我们工人翻了身，资产阶级咬牙切齿，恨得要命，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什么“阶级斗争熄灭”了，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解放以来，阶级斗争哪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拿我们厂来说，原来一些剥削欺压我们工人的反动资本家，在党内走资派的包庇、重用下，一度又掌握过生产大权，控制和摆弄我们工人。走资派相信的是资本家，依靠的是资本家，对我们广大工人则进行压制，还胡说什么“党员、工人，不如资本家听话，好使唤”。他们公然要工人拜资本家为师，甚至在会上对资本家说：“咱们不谈政治，你把你做买卖时的经验介绍介绍，我们也好学习学习。”看，我厂的走资派就是这样贩卖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同伙“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的。

我们厂的走资派还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千方百计地要把资本家拉入党内，甚至叫资本家参加党支部的会议。他们不许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革命意志，宣扬什么“生产好，工作好，听话，就是好党员”，使一些党员受到毒害，不问政治，埋头生产。而对于那些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观念强，敢于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却进行排挤和打击，不让他们入党。

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想恢复吃人的剥削制度，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是他们的代理人。刘少奇编造那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工人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向我们猖狂进攻，让资产阶级重新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他妄图把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经过无数流血牺牲得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遍罪，重新掉进地狱。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

刘少奇拚命掩盖阶级斗争，极力推销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这正好说明，他是一个十足的叛徒，是资产阶级的一条忠实走狗。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从我厂走资派的手里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林副主席指出：“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切。资产阶级笑，我们工人阶级就得哭。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松一松，敌人就攻一攻。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彻底肃清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批臭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论”

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 张 富 贵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通过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表达了俺贫下中农的心愿。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反革命头子清除出党。我们真是高兴极了。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是罪恶滔天，我们必须彻底清算他的反革命罪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可是，刘少奇制造了一套“驯服工具论”，来蒙骗我们，不让我们革命，不让我们造阶级敌人的反。他这套谬论，是为了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镇压革命群众，毒人不轻，害人不浅，非批透、批臭不可。

刘少奇恶狠狠地“教训”党员：“不做工具，做什么？”“作驯服的工具有好不好？很好。”怎么才算“驯服工具”呢？照他的说法，“就是不对也要服从”，要“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他还要党员“拿稳这个组织原则”。这些话，都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黑话。

刘少奇要我们共产党员做“驯服工具”，就是要我们听他这个反革命分子怎么拨弄就怎么动弹。我们能那样干吗？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们就是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决不当任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摆弄的奴隶。

刘少奇胡说什么“不对也要服从”，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种地要看顺垅不顺垅，听话要看顺理不顺理。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看领导对和不对，就是看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正确的领导，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错误的领导，我们就坚决抵制。



刘少奇叫嚷什么“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就是不让咱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咱“无条件的、绝对的”跟着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跑，迷迷糊糊地走进资本主义死胡同。

“驯服工具论”并不是什么新玩艺。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就是把穷人当牛马，当机器，要劳动人民当“顺民”。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和地主、资本家那一套是一个调，是从他们那里拣来的。刘少奇真算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谬论怕真理，群众眼最亮。经过多年的斗争，俺深深体会到，只要牢牢掌握住毛泽东思想，紧紧依靠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广大贫下中农，就可以看穿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鬼计，不中他的毒，不受他的骗，不上他的当。

一九六〇年，刘少奇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三自一包”的黑风刮到俺那里，县里有人硬逼着俺多分自留地。当时俺想：一笔账明摆着，自留地多了，非得跟集体的地争工争粪不可，肥了个人，就瘦了集体。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时俺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农业集体化是我们“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解放前，俺村六十四户，二十八户要饭的，四十八条要饭棍，二十一个扛活的，还有十七个人走投无路下了关东。贫下中农一听说要多分自留地，都气得不得了。他们说：“叫咱多分自留地，就是想叫咱走回头路。咱不能遭二茬罪。谁想叫咱这么搞都不行。咱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社会主义道路走定了。”我们顶住了这股黑风。

一九六二年，旧县委又按照刘少奇的一套，派人来要俺分山林，说什么“分给社员好造林”。这一回我们没有拿得稳，分了一部分。没几天，山林的树刨了不少。贫下中农看到这种情况，把我们好一顿批评：“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咱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你们偏拆社会主义的台，赶快把山林给收回来。”贫下中农的意见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照办了，又一次把这股歪风堵了回去。

过去有些人当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驯服工具”，就是因为私心太重，怕烧着，怕烫着，不分是非，不敢坚持原则。要彻底肃清“驯服工具论”的流毒，就得狠斗私心，狠挖私根。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坚决反对“驯服工具论”。但是，我们坚决服从无产阶级的领袖、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和无产阶级的伟大真理。我们反对“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我们的最高战斗指挥部，毛泽东



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对于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项战斗号令，我们就是要步步紧跟，条条落实。对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世代代往下传，祖祖辈辈照着办。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誓死同他斗争到底。

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彻底肃清刘少奇“驯服工具论”的流毒，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发扬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朝前走。

揭穿“党内和平论”的反动实质

海軍某部战士 王炳贤 吕福庭 魏先德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一英明决定，宣告了刘少奇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粉碎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全会公报，充分表达了全国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说出了我们革命战士的心里话，我们完全拥护，坚决执行。

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出于他的反革命需要，如同毒菌害怕阳光一样，总想极力掩盖阶级斗争，取消党内斗争，拚命地鼓吹所谓“党内和平”的谬论。

刘少奇故意抹杀党内斗争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实质，胡说什么“因为各种党员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就引起党内的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结为“看问题的方法不同”，这是刘少奇妄图取消党内斗争的诡计。按照他的反动观点，要解决这种“分歧和争论”，只要“自我修养”，



“改进一下方法”就行了。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内斗争理论的彻底背叛。

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我们党从诞生的那天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一直尖锐地存在着。

林彪副主席指出：“我们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党内生活是斗争的，不是和平的，不是妥协的。我们党要成为坚强的进步的党，有战斗力的党，就要进行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先后粉碎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和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斗争，不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所走的道路绝不是什么“党内和平”的道路，而是充满着阶级斗争的道路。

我们喝问大叛徒刘少奇：

陈独秀这个拜倒在蒋介石脚下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让无产阶级掌握枪杆子，而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绞杀革命。我们同陈独秀的斗争，难道是什么“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吗？

王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时而“左”倾冒险主义，时而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我们同他的斗争，难道是什么“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吗？

张国焘背叛党中央，疯狂地进行分裂活动，直至投入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怀抱。我们同他的斗争，难道是什么“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吗？

高饶反党联盟，大搞“独立王国”，疯狂向党进攻；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大反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阴谋篡党。我们同他们的斗争，难道是什么“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吗？

你刘少奇充当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把你和你的同伙揪出来，斗倒斗臭。我们同你们的这一场大斗争，难道是什么“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吗？

不！完全不是什么“看问题的方法不同”，而是代表的阶级不同，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们同你们的斗争，绝不是什麼“方法”之争，而是一场革命同反革



命的搏斗，是一场我们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要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为了取消党内斗争，喋喋不休地“教训”党员要“自我修养”，说什么对人要“宽宏大容忍”，“委曲求全”。他妄图使我们党员放弃思想斗争，放弃路线斗争，变成对阶级敌人的进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糊涂人，成为他篡党篡政篡军的“驯服工具”。这是我们决不容许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水火不相容的，只能是一方克服一方。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就是要猛烈开火，彻底批判。对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决不能对他们“宽宏大容忍”、“委曲求全”。对敌人的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在敌人进攻面前，搞什么“委曲求全”，那就是姑息养奸。至于对那些不是敌我性质的党内矛盾，我们从来就是按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处理的，首先是分清是非，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在这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原则、无是非的“宽宏大容忍”、“委曲求全”。

刘少奇的“党内和平论”，是幕前讲和平，放烟幕；幕后搞阴谋，射毒箭。在幕前，他念念有词地进行“说教”，用软刀子杀人，妄图使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幕后，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向党猖狂进攻。幕前幕后，两样货色，都是为了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如果他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那时候，“不动枪，不动炮，城门楼上换旗号”。刘少奇的蛇蝎之心，恶毒已极！呸！这是白日做梦，永远办不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我们必须通过斗争，不断“吐故纳新”，把那些混进党里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才能使我们党永葆革命的青春。如果搞什么“党内和平”，无产阶级政党就要改变性质，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

我们革命战士，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肃清“党内和平论”的流毒，做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贡献我们的一切。



“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

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

编者按：这篇材料生动地描写了贫下中农热爱“土专家”的情形和培养“土专家”的途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加上各个公社都注意培养一批自己的“土专家”，贫下中农子弟就不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識爹和娘”了！

“土专家”是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开放出来的花朵，不少年青的“土专家”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这是江苏省靖江县大兴公社贫下中农对不脱产农业技术员的赞美称呼。

一九五八年，大兴公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全社各大队纷纷办起了红专学校。学员全部是土生土长，队来队去，他们学政治，学文化，拜贫下中农做老师，在田头做功课。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全公社二十个大队共培养出“土专家”一百五十多人，对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正当这支队伍蓬勃发展的时候，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了一整套信“洋”不信“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吹“专家治农”，“大老粗”不懂科研的谬论，



一刀砍掉全部红专学校，妄想把这支新生的农技队伍扼杀在摇篮之中，使茁壮成长的农业技术队伍遭到了摧残。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教导，为群众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全公社闻风而动，从大队到生产队都设立了群众科学实验网。一时被修正主义路线整下去的“土专家”又重新活跃起来了。几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公社有社办农技站，大队有五到七人，生产队有三到五人的科研小组，全公社有八百多个农技员。这支科研大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迅速成长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变得更加坚强了。

贫下中农最欢迎“土专家”

“土专家”大都是无限热爱毛主席，并有着丰富实践经验、有革命干劲的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经过几年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加重群众负担，既是社员又是技术员，又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有不少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他们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土专家”同贫下中农心连心。他们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种田为革命，一心为革命。一九六五年夏天，七一大队松柏堡生产队的棉花刚出土不久，就遭到了虫害。在两三天内，有十三亩棉苗死去百分之七十。生产队的“土专家”看到集体经济受到损失，贫下中农辛勤培育的绿油油的棉苗成片死去，非常着急。“土专家”薛美芳急得哭了。为了找出病根，她和其他几个“土专家”一连几天蹲在受害的棉苗旁，象伺候生病的亲人一样，废寝忘食地观察虫害的情况，终于找到了危害棉苗的象鼻虫。他们拿着捉到的象鼻虫请教县农技站和县农业局，想不到有的技术员却不以为然地说：“书本上没有讲到这种虫子”，“就是有



这种虫子，也不会危害棉苗。”“土专家”听了这些没有一点贫下中农感情的“洋专家”的话，肺都气炸了，他们坚定地说：“我们自己搞，一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迅速扑灭虫害。”救苗如救火。他们经过反复试验，用六六粉治虫、糖酸诱杀等方法，终于制服了虫害。公社立即进行了推广，使全公社二千五百多亩受害的棉苗都脱了险。老贫农顾炳生激动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薛美芳他们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土状元’。”

从两个农技站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群众爱的是“土专家”，厌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设备条件好的县农技站，有皮尺、喷雾器、天平等一系列测验仪器。一个是一无设备、二无“洋”本本的公社农技站。在分工上两个农技站各有不同。县站是敲锣卖糖，各管一行。管棉花的不管稻，管稻的不问棉花。公社农技站是样样管，行行抓，分工不分家。县农技站的一些技术员，出门手里拿着一根尺，骑上一部脚踏车，到一个地方就是测测，算算。群众说他们脚踏车骑骑，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公社农技站的“土专家”出门带的是毛泽东思想，搞的是三大革命，摆开两条泥腿子，深入田头，到一处就是学学、干干，动嘴又动手。今年春天水稻育秧时，县农技站的人在田头指手划脚，提出这个规格，那个标准，夸夸其谈讲了一大套，就是不动手，贫下中农要他们做个样子，他们傻了眼，贫下中农说他们是“嘴上种田”。公社“土专家”就不同，他们赤脚下田，同贫下中农一起干，秧田做得很合标准。贫下中农说：“‘土专家’说到做到，他们的话我们一听就懂，他们的学问，我们一学就会。‘土专家’最符合实际，最能解决问题。”

专区农科所的一些技术员也同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一九六七年，这个农科所有两个技术员到七一大队搞点，当时，群众曾经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那知，他们一到，就是指手划脚，大路跑跑，田头转转，很少参加劳动。在棉花开花结铃时，五一生产队有四十亩棉花田田底差，急需追肥。他们说，追了要疯长，不



让追，而薛家生产队同样的田底和苗情，“土专家”根据往年实践经验，认为追上这次肥是保证棉花早熟迟衰产量高的关键，因而立即带领全队男男女女浇粪追肥。结果，薛家生产队比五一生产队每亩增产皮棉三十五斤。贫下中农说：“大学生有名气，就是摸不到庄稼的脾气，照他们的方法种田，产量要降低。‘土专家’和我们是土对土，谈得拢，说在嘴上，做在手上，为我们做出了好样子。这样的‘土专家’我们就是欢迎。”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和提高“土专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大兴公社培养“土专家”的主要途径：

一是放手让“土专家”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到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去，锻炼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大兴公社的贫下中农把提高“土专家”的无产阶级觉悟，帮助他们树立为革命种田、为革命研究农业科学的正确的政治观点，放在首要地位。公社农技站的“土专家”朱玉芬刚离开学校参加生产时，捧着“洋本本”，死啃洋教条，结果越学越糊涂。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上了十几年学，不要再捧洋本本了，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朱玉芬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自觉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成了县和专区群众科研战线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刮起无政府主义妖风，煽动公社农技站的个别农技员离开工作岗位。朱玉芬同志一眼看穿了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阴谋，勇敢地挑起了公社农技站的重担，积极指导全公社的农业科学实验，作出了很大贡献。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又把朱玉芬同志放到对敌斗争第一线去，领导“老大难”单位的斗、批、改。贫下中农称赞这



样的“土专家”说：“‘土专家’脸黑心红立场稳，技术大权掌得顶呱呱，这样的技术员才能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

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在生产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土专家”的技术水平。公社农技站有三个同志，主要任务是到各大队搞点，帮助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交流推广。各大队、生产队农技员在每一个季节里，都**专门**研究几个当前生产中的课题。去年跃进大队刘西生产队的几个“土专家”，对红萍如何越夏、冬保进行了研究，解决了“洋专家”不能解决的难题。公社立即组织“土专家”到刘西生产队取经，那里的“土专家”就是教师，其余农技员就是学生，河边就是课堂。全公社的“土专家”都学会了这个技术。

三是将外地的经验，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试验和推广。如搞山芋蒸汽育苗，刚开始，部分群众不相信。鞠家堡的“土专家”和县农技站几个技术员共同研究推广了蒸汽炉搞三床苗，既节约用煤，又不浪费劳力，全公社很快发展到四十二个蒸汽炉子。中技毕业的技术员陈善德同志说：“实践最重要，象我们这些从旧学校出来的人，只有和有实践经验的‘土专家’结合在一起，才能作出一点贡献，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是让“土专家”学习必要的农业技术理论知识，使他们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再回来指导生产实践。公社农技站经常印发一些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科研材料，供“土专家”学习应用。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土专家”，由县农技站一些同贫下中农结合得比较好的技术员讲授农业理论知识。大兴公社采取各种培训方法，在四年中共举行田头现场会、讲用操作会三百五十多次，培养了一支思想、技术都过得硬的技术骨干力量。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有七个县到大兴公社请了三十八名“土专家”去帮助搞技术革新，深受各地广大群众的欢迎。



从“土专家”的成长，看农业教育革命的方向

一、农业教育和农业技术大权就是要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来掌。今后，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过去农业院校的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坑害了许多工农子弟。这个公社有一个学生，过去在家时样样都干，考上农学院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从脸黑心红的贫农儿子，变成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公子”。贫下中农说：“考上了大学后，一年一读，就看不起在家种田的同学，二年一读，不认得父母，三年一读，私心通天。真是‘雾迷天放鸽子，有去无来’。”因此，只有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农业教育大权，才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又红又专的新型农业科技人员。

二、农业院校的招生对象，要从心红眼亮，脚踩污泥，手上有茧的“土专家”中挑选。贫下中农说：“这样的苗子选去学习，我们才称心，放心。”教学内容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要把“土专家”在第一线上遇到的实际问题带到学校里去研究，在理论上提高。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来。学生的毕业证书要由贫下中农考核发给。

三、原有的教师队伍，要进行彻底整顿，要由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土专家”和同工农结合得好的知识分子组成。知识分子要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分批下放劳动，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靖江县革命委员会

靖江县大兴公社革命委员会



一所贫下中农掌权的民办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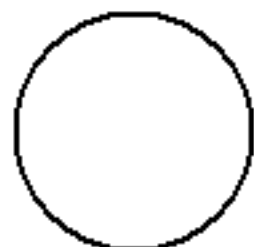
——从松树小学的成长看农村办学的方向

辽宁省的调查报告

编者按：本刊第三期介绍过营口市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现在介绍的是这个县建一公社松树大队民办小学的经验。这里有一个比较：一所由国家花钱办的“正规化”小学怎样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一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办的小学怎样受贫下中农欢迎。这个学校打破了种种清规戒律，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入学不受年龄限制，可以按季上学，可以晚来早走，家务重的可以带着弟弟妹妹上课，还在八个生产队里



建立四个教学点。自己劳动，办学四年，没有收学生一分钱。贫下中农说：“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变颜色了！”



在辽宁省南部山区，有一所新型的农村学校——松树小学。它在贫下中农的培育和管理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健康地成长起来了。它象松树一样，巍然挺立，深深地扎根于贫下中农的心中。

贫下中农文化翻身的愿望实现了

松树小学的所在地，营口县建一公社松树大队，有二百三十一户人家，分散在两沟、五岔、一道河的两岸。旧社会，在附近五个大队境内只有一所学校，五十三名学生，其中松树仅有两名，还是地、富子弟。现在全大队三十五岁以上的贫下中农，有百分之七十多是文盲。

解放后，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在离松树大队七、八里外的地方，国家花钱办了一所所谓“正规化”的小学，除了按规定要学费、书费或以勤工俭学为名要烧柴、粮食、大茧等等外，对学生的穿戴也常有过苛要求，使得不少贫下中农子女，因此不能就学。贫下中农指出，这个学校离家远走不得；负担重受不得；学校洋进不得；教师杂信不得。他们气愤地说：“办这样学校，就是不想让我们子女入学。”直到一九六四年这个大队还有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适龄儿童没能入学。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的“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他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传到了松树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听到毛主席“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的指示，无不欢欣鼓舞，决定自己办学。这时却有人说：“庄稼人办学校，纯粹瞎胡闹，一阵风就得吹。”个别干部还在背后拆台。

贫下中农没听这个邪。老贫农李生文说：“毛主席叫咱办学校，咱们一定把它办起来！”大家说：“咱庄稼人就办庄稼学校，我们知道，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没课堂，处处是课堂，没教师，人人都是教师。”就这样，他们把学校办起来了。现在，已从一九六四年办学时一个班十四名学生，发展到四个年级，七个班，一百五十五名学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适龄儿童入了学。

完全由贫下中农掌权

松树小学从根上就是由贫下中农掌权。当时，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办学委员会”，现在，在大队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了有贫下中农参加的“教育革命委员会”，来掌管学校的“三权”，即人权、文权、财权。

四年来，松树大队的贫下中农是怎样管理学校的呢？

由贫下中农从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可靠的人做教师。过去，在“正规”学校教师队伍里混进很多坏人，贫下中农曾提过很多意见，但都未得到解决。贫下中农气愤地说：“饲养员都得我们挑选，老师为什么不能选！”所以，他们自己办学的时候，确定教师都是经过广泛讨论，反复考察，必须是成份好、思想好、劳动好、对贫下中农有深厚感情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说：“把孩子交给自己选的教师，我们放心。”

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教导，打破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制定的条条框框。没有教材，他们就自己编写油印课本，把“毛主席万岁”做为第一课，“八字宪法”、农具名称也编进课本，把



旧的统一课本中《孔融让梨》、《小脏手》等封、资、修的黑货统统删去，并增加了毛主席著作课、阶级教育课、生产技术课，实现了毛主席“教材要有地方性”的教导。在教学方法上，他们密切联系实际，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农忙季节，课程为生产让路。阶级教育课、生产技术课，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让贫下中农占领讲台。教师并经常组织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几年来，只增加班级，未增加教师，教学质量仍然不断提高。教师成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组织者，创造出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教学局面。

学校的经费开支、教师报酬，都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教师实行工分制，按日记工，与社员同工同酬。贫下中农说：“这样的老师，和我们一个心眼，办起事来也象一家人。”

毛主席最近深刻指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松树大队贫下中农说：“在农村办学，只有我们自己掌大权，才能办得好，要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了权，准把我们的学校给办黄了。”

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

松树大队的民办小学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因而遭到了一小撮走资派的压制、刁难，妄图把它扼杀掉。一些剥削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也极力贬低这所学校，说什么“兔子尾巴长不了”，“在这里念书，将来还得爬地垅沟子”，不准他们的子女到这里上学。松树大队的贫下中农坚定地回答说：“这是毛主席叫办的学校，我们培养自己的好后代，和地主、富农走的就是两条路。”一个生产队长也说：“念完书还是为农，这是根本。”

没有教室，社员家的土炕上，生产队的草栏子，铁匠炉旁和树下河边就是教



室，没有桌凳，小箱子、花匣子、小板凳、破牛槽、旧条桌就当桌凳。为解决过去那种“孩子小舍不得，孩子大搭不得”的矛盾，使贫下中农子女就近上学，他们因陋就简，分散建点，在八个生产队里建立了四个教学点。

同时，还打破了一切清规戒律，家务重的学生可以带着弟弟妹妹上课，也可以晚来早走，还可以按季上学，入学儿童不受年龄限制。有两个妇女队长为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利用农闲时来上学的。

参加生产劳动是学生的一门基本课。同时，挖药材、采树籽、砍烧柴等各项勤工俭学劳动，也都长期坚持着。四年来他们共拣了六万多斤烧柴，除解决取暖问题外，还支援了生产队，另外又收入二百多元，解决了学校的杂费和学生的学习用品。办学四年，没收学生一分钱，文化大革命前，没花国家一分钱。这就和附近的所谓“正规”学校成了鲜明对比，因而贫下中农自豪地说：“我们这才是延安作风呢！”

新学校里育新人

松树小学培养的学生，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他们每天到校的第一件事是做“三忠于”活动，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参加劳动。个个都成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经常活跃在田间、街头、住户和生产队。

去年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发表的最新指示，就是他们挨门逐户地传达到贫下中农那里去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也是通过他们，达到家喻户晓。他们对刘少奇无比仇恨，批判会上人人上阵，墙壁、树干，处处写满了标语。贫下中农称他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称学校为“大队的宣传部”。松树小学的学生，参加劳动，也是泼泼辣辣，不嫌脏，不怕累。拾粪、拣粮都交给生产队。一个贫农社员对比了他的两个孩子说：“在公办学校的那个，学的东西



少，越学越懒。在耕读小学的这个，爱干活、能宣传，学的东西能用上。”一个老贫农说：“有一次，队的地里起了油虫，我叫我的两个女儿都去捋油虫，在公办学校念书的那个说：‘怪脏的，我才不干呢。’在耕读小学念书的这个却干的满欢。真是两种学校，两路门道，往后我要叫她俩都去耕读小学，学习毛泽东思想。”

松树小学成长的过程，也是三名女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四年来，松树小学的教师紧密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作出了很大成绩。

贫农女儿徐靖芳，当她第一次走进做为教室的破草栏子，看到了三条腿的高桌时，便想起了自己住过的洋学校，后悔不如下地劳动、挣个“舒心分”算了。这时老贫农李生文主动地给她忆旧社会受压迫、被剥削、没有文化的苦，鼓励她为贫下中农争气。有的贫下中农还给她送来了《为人民服务》等光辉著作。这使她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下定了决心，一辈子为贫下中农服务。几年来，她经常同贫下中农一块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拜贫下中农为师。做到了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她发自内心地说：“贫下中农就是我的好老师。”群众都亲热地叫她“贫下中农的好丫头”。

一九六七年大队曾决定给她们每人补助十三元钱。但她们坚决没要，说：“我们也是社员，要这个钱就是额外的了。”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我们的后代就不会变颜色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发出后，这所学校更加人心所向了。那些在所谓“正规”小学读书的学生，纷纷来到了这所学校。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解放军某部 联合调查组



“看不惯”与“看得惯”

驻上海外国语学院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 赵国华

编者按：这篇是一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同志的文章。他对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我们欢迎宣传队队员同志们给本刊写这样的有分析的文章。

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许多同志，一跨进上海外国语学院大门，第一个感觉就是“看不惯”。什么看不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上谈吃谈喝、讲究衣着看不惯；在学风上，夸夸其谈，脱离实际，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看不惯；在组织纪律上，松松垮垮，逍遥自在看不惯。特别是我们的老工人看到这种情况，总是摇摇头说：“看不惯。”

这是一种“看不惯”。

某些知识分子说：“工宣队强调阶级立场，好是好，就是有时一些小事也过分顶真。”或者说：“工宣队狠抓作风、纪律，好是好，就是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不够灵活。”嘴上说得十分婉转，肚子里也是三个字：看不惯。这是又一种看不惯。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



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看不惯”与“看得惯”，归根结蒂是一个人的社会的经济地位的反映，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我们工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风看不惯，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看不惯，就表现了我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工人阶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看得惯那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作风和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呢？工人阶级最有组织，最有革命纪律，最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松松垮垮，言行不一，一触犯到“独立王国”的利益就火冒三丈，这些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和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恶果，我们工人阶级怎么能看得惯呢？这就说明，无产阶级看得惯的东西，资产阶级就看不惯；资产阶级看得惯的东西，无产阶级也就必然会看不惯。“看不惯”，这是一种现象，透过现象，我们在“看不惯”的背后看到了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

看不惯怎么办？对待这个问题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不惯就闭眼不看，不批评、不斗争；第二种是看不惯就训一顿，“出出气”；第三种是看不惯偏要“看”——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批判，下决心同那些“看不惯”的资产阶级丑东西作不疲倦的斗争，并彻底改造之。

前一种是消极的自由主义态度。抱着这种态度的人，不仅不能改造“看不惯”的东西，而且有可能被“看不惯”的东西所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假若你由于看不惯就不去碰它，不去斗争，到后来就会向资产阶级投降。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个学生出身于贫农家庭，刚进学院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套也“看不惯”，但他并没有觉察到在这种“看不惯”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警惕，解除了思想武装，时间一长，从“看不惯”到“看得惯”，又从“看得惯”到羡慕，觉得人家穿“的确凉”漂亮，自己穿



的是土布衣服，土里土气，就偷偷地把土布衣服塞进了箱底，也学起他原来“看不惯”的那种派头来了。这个活生生的事例，不就向那些只是消极的“看不惯”的同志敲起了警钟了吗？

第二种态度是好心办不成好事。这些同志只从“看不惯”的现象出发，不作本质的分析，因此就不会有正确的方法去求得问题的解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一切事物。“‘**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知识分子中有各种不同情况，少数是敌我矛盾，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多数或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愿意改造；也是可以改造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某些知识分子所以存在我们工人阶级看不惯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他们影响、毒害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对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地作调查分析，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于极少数坏人，也要靠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充分的材料，准确地给以有力的打击，笼统地“训”并不能击中反革命分子，反而可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那种因“看不惯”就“训一顿”的简单做法是教育不了人的，也不能暴露敌人，即使训了一下，这种“看不惯”的现象压下去了，那也是暂时的，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我们很多工人老师傅都坚定地采取了第三种态度，这就是：充分认识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的主力军的作用，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是要坚持用工人阶级面貌去改造这些地方。在具体工作中，要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开到学校里来，就是要革我们“看不惯”的东西的命，对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最终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去改变学校面貌，最后从“看不惯”变成“看得惯”，即变成真正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学校，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